



阿 姆

M O T H E R

吴慈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姆/吴慈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4

ISBN 978 - 7 - 5306 - 4683 - 0

I. 阿... II. 吴...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368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方正汇智彩色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0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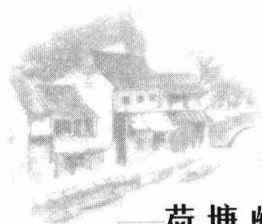
印数:1001 - 3500 册 定价:26.00 元

目 录

CONTENTS

- 001 / 荷塘幽香(代序一)
004 / 其人吴慈(代序二)
007 / 金枝玉叶降人间
011 / 烧香还愿灵隐寺
021 / 一天一沓求爱信
028 / 遭遇国难下商海
033 / 吴家宅门尚书第
049 / 罕见的女村长
061 / 外婆的殷家湾
068 / 姑嫂相惜情谊长
079 / 欢聚南京喜相会
086 / 树高千丈归故里
091 / 同根相煎泪满襟
101 / 别夫辞母回申城

- 109 /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123 / 回报婆母十三载
132 / 七岁代父去牧牛
140 / 三弟享年仅三岁
144 / 悔不该不陪父亲多走段路
157 / 七条年糕成重礼
167 / 两筐番薯干“嫁”了大妹
172 / 离家别子返上海
181 / 中学校长吴玉卿
191 / 有缘结识六舅母
199 / 堂兄阿然来务农
209 / 三分欢喜七分悲
220 / 大妹十七当新娘
227 / 从糠箩跳进米缸里
236 / 六舅母受冲击
241 / 吴家大宅两虎将
248 / 为孙儿取名
257 / 提前退休让二妹顶替
265 / 亲娘帮佣女帮娘
274 / 帮佣十六年不堪回首
283 / 久别重逢大宅门
294 / 还没等我们喊她一声阿姆……
304 / 阿姆的秘密
313 / 母爱无垠海无边
324 / 送母辞
325 / 读《阿姆》赠吴慈先生六首(代跋)



荷塘幽香（代序一）

——吴慈其人其文

宗弟吴慈将其近年所作散文等数十篇，汇纂成集，冠名《荷花池》，付梓出版。余初读一过，觉得其人其文有足以发人深思者，故欲有说焉。

“曾记少年时祠庙荷塘，青篁石径稻花香，水绕山环林木秀，几处牛羊。”此吾故乡吴江泾之秀美风光也。吴慈生于斯，长于斯，受山川毓灵之熏陶，承家学渊源之余绪，是以气质特异，敏而好学，追先贤而觅旧踪，兼诸艺而苦思悟。初，慈以少年失怙，家道中落，复值时艰，窘困无以果腹。小学毕业，即辍学，习农陇亩。然其渴学之思，未尝稍泯。未几，任教职宗兄某从杭下放乡里，乃其莫逆之交。得助，自学完高中文科课程，复通读“红、三、水、西”“三言二拍”等名著。视野渐开，文思日进。所谓“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尝潜入其先祖及伯父书房，见满架珍籍，如饥似渴，无论《论语》、《战国策》、《韩非子》，唐诗宋词，医药卜筮，皆生吞活剥，强记默诵，由是识字日丰，志学益坚。铭记夫子：“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之教诲，勤于农作，宽厚待人，五好社员，屡列榜名。后从城里任教的长辈处获睹马克思、黑格尔、笛卡尔等外籍名著，奇思维之缜密，惊瀚海之浩渺，手不释卷，如痴似醉。夜航船里，横溪大路，皆

留下痴学印踪。为其揣摩哲理,肇启开端。及长,终以智广事勤,性朴人和,被荐为供销员,后任村办厂厂长,有机广游名都大邑,结识亲辈中之名流教授,得其教益。1979年,攻读北京逻辑与语言函大,凡三年。进城后,转事文物鉴赏,暨明清家具收藏,蔚成一家。学习兴趣转向《周易》、堪輿学,与甬上王永嘉、陈道生、郑玉浦、曹厚德诸先生游,受益匪浅。始以荣登文学殿堂,找到人生定位。嗟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吴慈人生之旅可谓崎岖矣,其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精神可谓感人矣!

世常谓文如其人,验诸吴慈,信然。吴慈久习农樵,日与乡民为伍,质朴纯正,乡情满怀,兼以文化底蕴深厚,故时有“仁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尊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之兴。文思既萌,笔耕不辍。所作涉材广泛,凡人琐事,然皆情趣、理趣兼备。每以小中见大为胜,读《糖煮蛋》、《借之缘》而不唏嘘叹息者稀矣;阅《阿姆》、《横溪大路》每感拳拳之心可鉴日月也。读《你是哪里人》、《赚之义》、《借之缘》个中安贫乐道,思乡爱乡之情,溢于言表。塑造人物大抵形象鲜明,个性典型,处逆境而其志不馁,思奋进而事有所为。如:《阿然》、《一曲梁祝拉出来的故事》、《初识大冯如旧友》、《啼笑姻缘新版》、《海岛木匠落户长丰记》、《情系碎瓷片》等,读来使人如逢故友,如饮琼浆,为之耳目一新,精神一振!余如南方的山村与山林研讨,《朱镜我的外婆家》、《峥嵘岁月忆壬戌》等,追本溯源之村史考证,文物鉴赏收藏,皆有专述,别具一格。宁波晚报曾十八期连载,省美术报也连篇累牍发表。吴慈又有金刚怒目之一面,因命笔名——吴钩,如《啊哟先生》等对丑恶现象之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至若《秋颂》,别开蹊径,亦文亦赋,状物摹声,文辞工丽;瞻物思纷,意境清远,宛如《秋声赋》之余韵,洵非文学功底深厚者所能企及也。

《论文》有云:“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旨哉斯言,贻厥后人,其唯文诗乎。兹当《荷花池》集成刊行之际,爰赋一绝以贺:

抛却犁锄远猎樵，人生价值树新标。
漫漫求索终无悔，艺苑文坛欲比高。

吴 愚 谨撰
本文作者系教师
甲申端阳于余晖斋
时年八十有三



其人吴慈 (代序二)

周时奋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走来的人，整个儿是苦难的一代。吴慈先生就是这代人中的代表，然而他又可称为这代人中的更苦难者，这一点，你不读他的《阿姆》不可能想象。

我与吴慈先生结谊有年。开始时我一直弄不明白，他自称农民，虽然按照中国目前的职业分类，他也只能算是农民，然而他在收藏方面独具慧眼，尤其专攻甬式家具，还正儿八经地出过一本《古玩鉴赏十八法》；他也写文章，写了许多散文，笔法淳朴，感情真挚，文章中透露出来的他那丰富的精神世界里，有很深的国学渊源的影子；他结交文士和僧释，对绘画和其他造型艺术都有很不错的鉴赏力，也有独到的见地；他又有很精明的商业意识，常在人所不经意处能识破商机；可他却粗茶淡饭，力保清贫，坚守“隐深而思远”的这块角落。诸如此类的品质，让你怎么也不能把他与农民二字对号入座，然而他真的是奉化



的一个偏僻山村的农民。吴慈,奇人也。

也许应了刘禹锡《陋室铭》里的那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浙东凡山简水中星罗棋布的农村真是一片藏龙卧虎的土地。这一点,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很难体会。不仅仅是江南的儒雅世风,也不仅仅是耕读传家的立族处世古训,这里的农村,总与都市有着某种物质与感情的联系,甚至是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使浙东的“土著”们常常有着深邃的目力和不凡的气度,他们的心灵深处常常搭有文化高台,可以寄寓高远的境界,可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可以玩物而不丧志,风流而不庸俗。尤其在历经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那一系列人世间的整肃洗牌、颠沛流离后,人们的文化面目模糊了,但是文化的传统,还像基因般顽强地一脉相承。吴慈就是这样的一颗文化的种子。

吴慈的父亲原本应当沿着浙东人惯常的生活轨迹从山村走向城市,然后在那里扎根开花,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通过苦读一直走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在那里的电信局谋到一个职位,须知那个年代电信局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其中职位非常人所能谋求。如果只是这样,吴慈也许就不是今日的吴慈了。然而为尊奉和照料山村的老母,他的父亲竟毅然回乡当了农民,放弃了南京的优裕条件,来屈就母亲为他选定的媳妇,义无反顾地回山乡来共同侍奉高堂。对这种饱含着跪乳之恩、反哺之义的毅然决断,在旧日的浙东却是一种常识性的体认。吴慈的母亲本是一位大家闺秀,四十年代的女子能够具有高中文化那是何等了得的事情!然而她也义无反顾地当了农妇。这样,吴慈这颗本该属于城市的种子,也沾着母亲的衣带轻轻地飘落到了那个偏僻的山村。事情还不止于此,父亲的早逝使全家陷入窘境,农村是一个拼比劳动力的地方,这一方面把吴慈推到了长子代父的地位,而另一方面,艰难困顿的生活使母亲在天灾之年不得已别家离幼外出当女佣。个中的故事虽然有动人的细节,但总体的情节却是穷苦人家的一般故事。然而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当日培育吴慈的那个家庭并不是

一般的田宅农家，一种高远境界的文化渊薮始终支撑着他们贫乏的物质生活，母亲的言传身教足以成为吴慈的一本永远的开蒙大书。这种景象我们并不陌生：在灯火如豆的油灯下，母亲一边缝补着百衲衣般的破衫，一边给儿女们说着文章典故和处世规矩，这种画面虽然古典，但确是浙东旧日真实的生活。

家学的渊源、家风的底蕴，是吴慈成为不凡之士的重要催化剂，再加上山村学究所熏陶的那颗本来就聪慧的心，吴慈就像岩缝里弯弯曲曲长起来的松树，依旧苍翠如画，玉树临风。如此说来，奇人不奇，我们能够找到他成长过程的文化渊源与轨迹，尽管他立根本在破岩中。

对于文章的评介与文章本身相比总显得苍白，在这里我不说文章，只想说吴慈那始终如一的文人式的心态。他一直对世界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和审美的情愫，于是他总是不断地赞叹着世界，赞叹着万物，赞叹着人类的聪明与善良，这仿佛是他对一切人交流的基本话题，这使他常常能发现真，发现善，发现美，当然，也发现事物过热时的弊端，而生忧虑。他常常有一种“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的遗憾，感到他对世界奉献得不够，于是就会时不时流露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包大揽的处世态度，给弱者以帮助、给愚者以鼓舞、给智者以激励，有长者之风，有师范之资，于是很多文化人都称他为“吴慈老师”，尽管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农民。

吴慈之奇，在于他文化上的警敏，这种警敏与生俱来。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感觉，对于艺术与人生的感觉。感谢苦难，它能造就人性；感谢母亲，她能塑造人心；感谢世界，它能启迪人生。

本文作者系宁波市原文化局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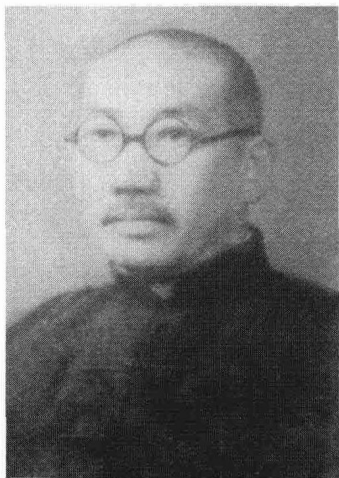


金枝玉叶降人间

1922年12月 上海 1岁

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我喜欢，她应该是
我们郑家的金枝玉叶、掌上明珠，就叫赛珠吧！

这是1922年农历十月廿六日，阳历12月14日。这一天上海宛平南路的法国梧桐和中国的香樟树高高大大地挺拔着，昂扬着，像在迎接什么人的到来，叶子在秋光中曼舞着、飘扬着，法国梧桐其实并非来自法国，只是法国人选择一种中国的梧桐，栽在法国租界而已。郑家院子里的秋菊、月季、月桂、红珊瑚，白的黄的红的娇嫩地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就像一支花卉合唱团在演唱中国古老的民歌《七仙女下凡》，暖意融融，喜气洋洋。



外公像

江南十月素有“小阳春”之称，暖洋洋的阳光不是春光，胜似春光，院内更是瑞气氤氲，祥云缭绕，庭前门后停满了车马，四亲八眷进进出出，引来左邻右舍奇异的目光，好奇地挨近门窗往里张望。

充满文人氣息的客厅里坐着客人，堂前正方悬挂着清代名动京城的丹青高手——鄞人陈道仔的墨彩牡丹，所谓墨分五色，那墨韵被

陈道仔渲染得淋漓尽致，识者赞不绝口。两旁配着年代稍晚的奉化书法名家毛玉佩的对联：“月白风清诗酒夜，短书长剑古今人。”正厅摆放的红木搁台中间供奉着一尊弥勒佛像；搁台旁边还放着《古文观止》以及唐诗宋词等书籍和古董清玩，古意盎然。有人欣赏着这些珍品，厅堂两旁悬挂着晚清甬上书法名家梅调鼎的八条屏。这一切似乎都在默默地告诉人们主人的雅致和不俗。

客人有喝茶的、嗑瓜子的，个个谈笑风生，脸上充满喜气。主人是心宽体胖、圆头大耳、蓄着八字胡的沪光机器厂厂长，姓郑名崇燎，字志方，小名彩真，他就是我外公。唯他既焦急又兴奋地在客厅与天井之间来回走动，默默地为妻子以及未来的孩子祈祷和祝福。

娘姨笑嘻嘻地说：“老爷甬急，快了，快了，太太很好，没事的，您放心好了。”

这种安慰话反而使外公放心不下，他虽是男人，深知在医疗卫生条件不太好的旧中国，女人生孩子是一场劫难，一只脚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外公为外婆担心着，心里在不停地念叨：“菩萨保佑，多姐平安。”外婆姓蔡名多姐，是沪上名绅蔡仁初的胞妹。

论家产，外公在上海滩也算得上是位不小的老板，郑家也是一户富裕而又有前途的大户人家。上海滩许多人都知道沪光机器厂郑崇燎，不仅企业兴旺为人厚道，乐善好施，慷慨大方，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大善人，旅沪同乡会会长大老板蔡仁初的妹夫。外婆蔡多姐便是舅公最宠爱的小妹。

郑家和蔡家都是上海滩有钱人家，生孩子应该去医院，为何在家里生？

我外婆蔡多姐嫁到郑家后，先后五次怀孕，不是刚生下的孩子夭折，便是在孩提时就去世了。当她怀上第六胎时，去静安寺拜菩萨求签，和尚告诉她，在家里生孩子，平安无事。看来和尚是借用了造字之神——仓颉之父侯冈在家生子的典故。

和尚的话可信吗？蔡仁初反对妹妹在家里生孩子，我外婆坚持要

在家里生,蔡仁初也只好依着妹妹,可他千叮咛万嘱咐要妹夫郑崇燎保证他妹妹多姐的安全,这更让外公焦急不安,忧心忡忡,压力重重。

就在这时,里屋传来一声婴儿的哭声:“哇……”

一个小生命降临人世,这是郑家千呼万唤才来到人世间的 newborn 生命,菩萨保佑!

娘姨从里面奔出来:“老爷,太太生了,太太叫你为孩子取名字。”

客厅里的妇人和孩子奔向里间,男人们岿然不动坐在客厅里,按规矩男人不能进产房,怕冲了财运。

我外公非常高兴,呵呵笑着,摸着发亮发光又大又圆的脑袋说:“你还没告诉我生了……”

娘姨笑了:“太太生了一位千金小姐。”

外公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喜气洋洋地抹着浓黑的八字胡:“那就让太太先做外婆吧!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我喜欢,她应该是我们郑家的金枝玉叶、掌上明珠,就叫她赛珠吧!”

有人说,取一个好名字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也有人说,一个好名字会带给孩子漂亮和好运;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但从我阿姆小时候的照片看,她长得可爱、漂亮。人人都喜欢她,抢着抱她、亲她。个个逗她玩,叫她小赛珠。

一眨眼,女儿满月了。小赛珠满月那天,郑家极为隆重地举办满月酒席,外公十分慷慨地为女儿大摆宴席,祝福女儿幸福成长,感谢妻子为他生下这么漂亮可爱的千金,他从心底里笑出声来。他找人算过命,说小姐属狗,命大无恙。外公听人说,有了第一个,必然会生第二个,有了女儿,必然有儿子。他在女儿赛珠的礼物上写上九个字:“金枝玉叶自有后来人。”不言而喻,他希望妻子明年再为他生一个儿子。

外婆为自己又过了一道生死关暗自庆幸,虽然生个女儿似有美中不足,但也只好接受现实。三从四德在她们这一代妇女身上烙印很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理应为郑家生一个儿子。所以她抱起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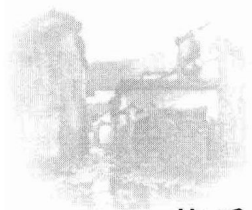
亲着她的小脸说：“小赛珠，我的宝贝，明年阿姆要生一个小弟弟，就把你送给舅舅。”小赛珠眨着眼睛没有反应，她还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说曹操，曹操就到，蔡仁初笑呵呵来看外甥女儿。他为外甥女儿带来一把金光闪闪的纯金长命锁，挂到小赛珠的脖子上。小赛珠朝这位初次见面的舅舅笑，笑得他心花怒放，抱起来亲她逗她，但他也忘不了说一句：“乖乖，明年有了小弟弟，我在国际饭店宴请。”

多姐白了哥哥一眼，心里在说，男人都一个德行；重男轻女。不过，她还是很高兴，她确实实想为郑家生一个儿子。女儿虽好，长大了总归是人家的媳妇，难以继承郑家万贯家产。她既为人妇，不能不为郑家着想。

外婆心地善良，为人贤淑。但非常遗憾，从此之后，她再生育。而外公一年又一年地企盼，直到赛珠——我的阿姆六岁，外婆依然没有怀孕。这可怎么办呢？郑家不能没有儿子，郑家万贯家产要有人接班，郑家不能中断香火。妒忌的人已经幸灾乐祸地在背地里称外公为孤老了。

外婆似有耳闻，压力与日俱增。富裕家庭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欢乐，更多的却是忧虑。唯一能让她安慰的是她的宝贝囡——赛珠，俗话说：“肚不痛，肉不亲。”亲生的女儿是娘的心头肉。无形的灵纽带，把她们母女俩紧紧地连在一起。她一刻舍不得离开女儿，女儿更离不开她，看不见阿姆就号啕大哭，外婆仔细地端详着女儿的小脸蛋，看不够，亲不够。刚才故意说了一声“要送给舅舅”，其实是想给女儿安上一道保险锁，哥哥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人丁兴旺，外婆羡慕自己的阿嫂，同时也憧憬着明天，感悟了天伦之乐和做阿姆的欣慰。



烧香还愿灵隐寺

1927年9月 杭州 6岁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菩萨保佑你们早得贵子。小施主避东北走，福至四海。

我外公外婆都信佛，可说是释家信徒。这还要追溯到外婆娘家，她哥哥蔡仁初也信佛，不允许儿子穿皮鞋。这位舅舅对聪颖过人的外甥女儿特别关爱。两家家庭教育对我阿姆产生了重大影响。

蔡仁初是上海有名的大善人，每年青黄不接时他都要施舍钱财帮穷人度过春荒难关；每年冬天他还要施舍棉衣棉裤被子帮助那些流浪街头的人度过寒冬不至于冻死街头。当年他肩背包袱闯上海滩，事业有成后，就毫不犹豫地回报桑梓。上海人和宁波人都知道这位蔡仁初乐善好施，他常引用佛的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民国十七年(1928年)农历二月廿八，蔡仁初乘车回宁波，不慎消息走漏，半路遭到土匪绑架，土匪用刀和枪逼着他要钱，他说可以，回上海给钱。土匪不答应，要他亲属拿钱赎人。汽车继续朝宁波方向开来。蔡仁初万般无奈，在车上闭目诵念观音菩萨保佑。车到余姚马渚，汽车轮胎突然爆炸，土匪吓得从车上跳出来，蔡仁初跟着逃出来，汽车因惯性撞到路边一棵树上，突然起火，土匪更加惊慌，蔡仁初趁机奔逃，土匪拔枪喊叫：“站住！不站住就打死你。”

蔡仁初没停步，心中默念“观音菩萨保佑”，两脚没命地奔逃。

砰！砰！砰！土匪连打三枪。蔡仁初不知哪儿来的劲儿，咚咚咚连跳三跳，跳过一条沟和坎，终于逃到了宁波，化险为夷。事情明摆着，不是菩萨保佑，岂有这般侥幸！第二天他就乘船去普陀山烧香，为紫竹林观音菩萨重塑金身。

这个故事通过外婆多次讲给我阿姆听，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树起观音菩萨的丰碑，对舅舅临危不惧、勇敢、果断佩服至极！后来阿姆对我也经常说起此事，我听后半信半疑。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陪阿姆去游普陀山，在普济寺买了一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图证》，无意中发现在该书的第十四页中，竟记载着舅公当年的传奇，令我们不胜惊喜。

蔡仁初刚到上海时，主要做“马口铁”煤油灯生意，因此要批量收购马口铁箱，真是时来运转，那天竟发现了满箱的美金……从此他不再将宁波的竹、树、笋、猪、鸡等土特产运往上海，却把上海的洋布洋货贩运到宁波，还开办五金厂，生意越做越大，凡将倒闭的企业，经他接手就兴旺发达，事业也越来越大。但他自己却非常艰苦朴素，穿布鞋着布衣，以身作则从来不穿皮鞋，宁可大把大把地把钱用在修桥铺路办学校上。舅公说：“我们乡下很穷，许多人没钱读书，我要为穷人办学校。”舅公自己没有文化，更没有学历，却有学问。他相信学问和学历是两回事，“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今天招聘首重学历，岂非将蔡仁初之类的人才排挤于外？事业有成后，舅公在宁波修路铺桥筑河岸，创办仁新小学，开设仁德医局，在上海设旅沪同乡会，设储蓄银行，以励积聚，救济同乡。最令人可敬的是蔡仁初雇许多失业者在全上海捡废字纸，他说：“写着字的纸不可践踏，丢在马路上既不卫生，又太罪过。”他把捡回来的有字之纸放在炉子里用火烧毁。当时上海《申报》为此刊登四句诗颂扬蔡仁初：

自古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

或赴清静长流处，自然福祿永无穷。